小白桦诗库



白桦

叶赛宁
诗选

郑铮译

外国文学出版社

小白桦诗库

白　　桦

——叶赛宁诗选

郑　铮　译

外国文学出版社

一九九一年·北京

白　　桦

Baihua

外国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 166 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文 字 六 〇 三 厂 印 刷

字数 86,000　开本 787×940 毫米 1/32　印张 5 1/4　插页 2

1991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　　1991 年 9 月湖北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4,990

ISBN 7-5016-0100-3/I・100　　定价 2.65 元

前　言

真挚坦率，深沉的忧伤，对生活和对祖国的热爱，也许我们能用这些话来概括叶赛宁的诗歌和他的一生。

一个诗人的风格往往在他的早期诗歌里就已表现出来，尽管这些诗不一定很成熟，不一定有多大的社会意义。叶赛宁早期的抒情诗，就其纯净和自然美而言，最能表现出诗人的风格，也是他最美的诗。早在诗人的第一本诗集《亡灵节》中，就已经表现出了独特的叶赛宁诗歌形象和格调的整个体系，包含了在美学上臻于完美的农村生活画面。在这些诗歌里，叶赛宁从明朗、快乐的方面来感受生活，使农村生活和大自然的画面显得生动，真实，绚丽多姿。像《野樱花飘落》、《手风琴啊，弹起来》、《农舍里》这样一些诗充满了生活的情趣，充满了少年的欢乐和喜悦，让人心醉。这是一种略带苦味的甜蜜。在《湖水上织出了一片晚霞的嫣红》中，诗人无意间点明了他早期诗歌的情调：

晚霞的嫣红里有股欢乐的忧郁。

这种忧郁感更清晰而深刻地表现在诗人“对世界上一切生物的爱，以及人们最应得的仁慈”中。社会和自然界中的不幸衬着北方那单调、荒凉、凄清的景色，使诗人的幸福感自然而然地带上了“无尽的田野的哀愁”。像《仿歌》、《盲歌手》、《丹纽莎多好看》都是诗人抒发这种感情的优美诗歌。而《冬天在歌唱》、《奶牛》、《狗之歌》则是描写动物的杰出作品。最有趣的大约是《夏至的夜晚》这首小诗了。诗人在这首诗里不仅极为生动地讲述了自己的诞生和母亲在树林里分娩的痛苦，描述了诗人自身的气质，而且还预言了自己的命运：

> 我像洁白的雪花消溶在蓝天里，
> 一生和离别的命运联系在一起。

这不禁使我们想起诗人逝世前一年所写的《波斯情歌》中最美的那首《莎嘉奈，你啊，我的莎嘉奈》和逝世那年所写的他最完美的长诗《安娜·斯涅金娜》。

人生的意义在于追求，人生的幸福和痛苦也来自于追求。在革命的洪流中，叶赛宁怀着乌托邦的理想歌颂革命，幻想有一个“庄稼汉的天堂”。他那些强烈表现革命热情的作品，如《铁匠》、《天上的鼓手》、《同志》、《如歌的召唤》等诗，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诗人的感伤基调，但却是诗人诗歌中革命旋律的起点。然而，新的世界最初展现在诗人眼前的，只是对

大自然和乡村和谐的破坏，只是火与血，只是贫困、饥饿、灾难和不幸。这一切都是他那稚嫩的心灵所难以忍受的，从而导致了他对革命的迷惘和抵触，甚至憎恶，也导致了他个人思想和生活的消沉、颓废和放荡。而这一切又不能见容于社会，不能得到人们的理解和谅解，致使他对生活感到极度的痛苦和绝望。表现诗人这种思想和感情的诗篇，最有代表性的就是《我是最后一个乡村诗人》、《我并不悔恨、呼号和恸哭》、《四旬祭》和《莫斯科酒馆之音》中的那些诗。它们从另一方面超出了诗人感伤的极限。直到革命开始进入和平建设时期，他才渐渐恢复了内心的平静，振作起来，重新跟上革命的队伍。但在心灵中却已留下了难以平复的创伤。从他中期到后期的诗作中，特别是从《给一个女人的信》、《我的道路》这样一些作品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诗人的生活和心灵所经历的崎岖道路，他的认识发展的曲折轨迹。我们应该懂得诗人那种痛苦、绝望、渴求理解、渴求友爱的心情。

诗人贵在真诚和坦率，贵在敢于表现自己的个性，暴露自己的思想和感情。叶赛宁就是这样一个真实的诗人。从他的诗中，我们不仅可以看到他对祖国和人民深挚的爱，更可以看到他在美好的理想与现实产生矛盾时的一切感受，他由于自身的错误和弱点而产生的悔恨。他对自己的揭露和谴责严酷到了无以复

加的程度。在这方面，就连卢那察尔斯基也称他为“最无畏的战士之一”。他对自己内心的剖析反映出了千百万普通人民在革命发展中的认识过程，表达了他们的希望和痛苦的心声。这正是一个诗人的伟大之处。叶赛宁不是一个革命的诗人，但却是一个民族的诗人，人民的诗人。

出国之后的后期诗歌反映出了诗人内心的转变。它使诗人对人生的悲剧因素有了较为深刻的哲学理解，并使诗人选择了正确的生活和创作态度。由于怀念逝去的俄国而产生的没有出路的苦闷，现在被由于生活的流逝而感到的哀伤取代了。诗人在逝去的生活中看到了许多具有永恒价值的东西，那就是对母亲、妹妹、妻子，以及对人们和大自然的爱。在《这是我熟悉的那条街道》、《蓝色窗板的矮小房屋啊》这些诗里，可以看出农村的自然景色缓解着诗人因丧失感到的痛苦。在《金色的丛林好意地劝说》这首诗里，浩渺的天地使一切悲哀都显得如此卑微，像空中的鹤群，转瞬间就隐没在蓝天里。在著名的《给母亲的信》里，母亲的形象洋溢着永恒的温暖和光辉。而在《莫斯科酒馆之音》中一度很轻浮的对待妇女的酒馆腔调，又变得像早年一样的温柔、纯洁，只不过掺和着疲乏和苦涩。像《你尽管和别人干杯去》、《亲爱的，让我们并肩坐下》、《给卡察洛夫的狗》这样一些诗歌，早已纳入了世界爱情诗的宝库。最著名的《波斯

情歌》则成了叶赛宁诗歌中的明珠。它们表现出诗人几近崩溃的内心世界已经达到了近于完美的和谐。这时，叶赛宁的诗歌仿佛又恢复了一度失去了的生意盎然的感情，节奏和谐，欢欣鼓舞。甚至显示出了新的革命认识和信念，写出了《大地的船长》、《二十六人之歌》、《三十六人颂》和《苏维埃俄罗斯》这样一些歌颂革命和革命者的诗篇。但是直到最后，他的诗仍然充满着浓重的哀伤和苦味。这种双重感受基于对生活和对祖国的热爱。

然而，叶赛宁并没有摆脱掉思想上的矛盾和精神上的痛苦。由于个人生活的不幸和沉重的社会压力，他越来越陷于苦闷和绝望的困境，终于在 1925 年 12 月 28 日拂晓，在一家旅馆中自缢身亡，死时才不过三十岁。诗人最后留下的名作是他在住院治疗精神抑郁症时完成的长诗《阴森森的人》和绝命诗《再见吧，我的朋友》(1925 年 12 月 26 日)。对于叶赛宁之死，高尔基曾说："俄国文学家的生活中有许多悲剧，叶赛宁的悲剧是其中最令人痛心的悲剧之一。"在叶赛宁逝世一周年的那天，有一个美丽的姑娘在诗人的墓前用手枪自杀了，留下的一纸绝命书上写道："我的一切都在这座坟墓里。"这个姑娘名叫加丽雅·别尼斯拉夫斯卡娅。不少苏联学者认为，《波斯情歌》中的"北方姑娘"指的就是加丽雅，而诗人自杀前割破手指用鲜血写的绝命诗也是给她的。

叶赛宁在他的自述中非常简单地谈了谈自己的生活和文学道路。他最后说：“至于我生平的其他情况，就全在我的诗里了。”事实上，他的诗歌才是他的思想和心灵的真实传记。

译　　者

1989，4，10

出版说明

田野上的白桦树，端庄，光洁，朴实，温存，岂不正是诗的一种象征。因此，我们选择它作为这套苏联诗歌小丛书的名称。这里收入的是几个时代苏联的优秀诗人的作品。它们是明朗的，而不是晦涩的，有时是哀伤的，但并非绝望的，不少诗诉说了沉重的苦难，然而也显示出坚强的信心。每本集子里的诗都经过了精选，尽力表现原作者的特色和风格。译者也都是当代的名家。希望这套丛书能给广大读者带来喜悦、深思和美的感受，为诗人提供借鉴。诗集装帧精美，也是一种良好有益的礼品。

生平自述

1895 年 9 月 21 日，我生于梁赞省梁赞县库兹明乡康斯坦丁诺沃村。

从两岁起我就被寄养在相当殷实的外公家。外公有三个儿子，他们都已成年，可是尚未成亲，我的整个童年几乎都是和他们一起度过的，我的几个舅舅都是胆大妄为的小伙子。我才三岁半时，他们就把我撂在没有鞍子的马背上，并且放马奔跑。我记得，我都吓傻了，只是紧紧地抱着马脖子。后来他们教我游泳。一个舅舅(萨沙)把我抱到小船上，划离河岸，然后剥掉我的衣服，把我像小狗似的扔进水里。我不会游泳，吓得两只手乱扑腾，可他呢，直到我呛得喘不过气来，还一个劲叫着：“嗳！小坏蛋！你怎么不中用啦？……。”“小坏蛋”是他亲切的口头语。后来，在八岁左右，我常常给另一个舅舅当猎狗用，在湖里游来游去捡打下来的野鸭子。我很会爬树。在男孩子中间我总是个头头，还是个打架的老手，身上总带着伤痕。我这么淘气，骂我的也只有一个外婆，外公有时还怂恿我动拳头。他常常对外婆说：“你这个傻瓜，别在我跟前招惹他，他这样才会更结实！”外婆想方

设法地对我好，把我宠得不得了。每星期六都要给我洗澡，剪指甲，还要用灯油给我的头发压出波纹，因为没有一把梳子对付得了我的卷发。可是，就是灯油也不顶用。我总是拚命地大叫大嚷，直到现在我对星期六还是带着某种不愉快的感情。

我的童年就是这样度过的。长大了一些的时候，我非常想当一个乡村教师，因此我被送进了一所教会师范学校，毕业后我就会进入莫斯科师范学院。幸好，没有这样做。

很早的时候，大约在九岁，我就开始写诗了，但是到了十六、七岁，我才有意识地进行创作。这些年里的有些诗收入了《亡灵节》。

十八岁时，我把自己的诗分别投寄到各家刊物，大出我意料之外的是，它们都没有刊登，于是我就到彼得堡去了。我在那里受到热情的接待。我第一个见到的是勃洛克，第二个是戈罗杰茨基[1]。当我看着勃洛克的时候，脸上汗珠直淌，因为我还是头一次看见一个活生生的诗人。戈罗杰茨基介绍我认识了我从未听说过的克留耶夫[2]。我和克留耶夫尽管有着种种内在分歧，却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在这段时候，我进过沙尼亚夫斯基大学，在那里

---

[1] 勃洛克(1880－1921)，戈罗杰茨基(1884－1967)，均为俄国诗人。

[2] 克留耶夫(1887－1957)，俄国诗人。

总共呆了一年半，后来我又到农村去了。

在大学里我结识了诗人谢苗诺夫斯基，纳谢特金，科洛科洛夫和费利普钦科。

在当代诗人中，我最喜欢的是勃洛克，别雷和克留耶夫。别雷使我懂得了许多形式，而勃洛克和克留耶夫则教会了我抒情。

1919 年我和一些同行们发表了意象主义宣言。意象主义是我们想要确立的一种形式上的流派。可是这种流派缺乏基础，也就自行消失了，只留下了有机形象的真实性。

我心甘情愿地放弃了我那许多带宗教色彩的诗歌和长诗。但是作为一个诗人走向革命的道路而言，它们还是具有重大意义的。

从八岁起，外婆就领着我到各个修道院去。由于她的缘故，我们家里总是寄居着形形色色的善男信女。他们高声诵唱各种各样的圣诗。外公则相反，他在行的是喝酒。在他那方面，永远都在办着没有名堂的喜事。

我离开农村之后，曾对自己的成长过程作过长久的分析。

在革命的年代里，我是全心全意站在十月革命这边的，但我是按照自己的方式，带着农民的偏见来接受一切的。

就形式的发展而言，现在我越来越倾向普希

金。

至于我生平的其他情况，就全在我的诗里了。

谢尔盖·叶赛宁

1925 年 10 月

主　　编

孙绳武
高　莽
卢永福

编委(以姓名笔画为序)

王守仁　丘　琴
卢永福　孙绳武
苏　杭　陆嘉玉
岳凤麟　张有福
张学增　高　莽
顾蕴璞　魏荒弩

目　次

生平自述(谢尔盖·叶赛宁)……………………………… 1

“夜幕降临，荨麻上……” ……………………………… 1
“冬天在歌唱，在呼呼地响……” ……………………… 2
仿歌 ……………………………………………………… 4
“湖水上织出了一片晚霞的嫣红……” ………………… 5
“野樱花飘落，像雪花飞舞……” ……………………… 6
盲歌手 …………………………………………………… 7
“丹纽莎多好看，村子里她顶可爱……” ……………… 8
我的生活 ……………………………………………… 10
一切逝去的都永不复返 ……………………………… 11
“手风琴啊，拉起来，拉起你
紫红的风箱……” ……………………………… 13
夜 ……………………………………………………… 14
“夏至的夜晚，妈妈朝树林里走去……” …………… 15
白桦 …………………………………………………… 17
铁匠 …………………………………………………… 18
您好啊，早安！ ……………………………………… 20
“亲爱的故乡！心儿梦见了……” …………………… 21

农舍里 …… 22
“我是个牧人；我的宫殿里……” …… 24
“我被遗弃的家乡啊……” …… 26
稠李树 …… 28
奶牛 …… 30
狗之歌 …… 32
“你在哪儿，在哪儿，我的家园？……” …… 34
“噢，我的好性子的妈妈！……” …… 36
“田野已收割，树林光裸裸……” …… 38
“云堆雾拥般的绿发……” …… 39
“我离开了故乡的家园……” …… 41
“我是最后一个乡村诗人……” …… 42
“我不会再欺骗自己，忧虑……” …… 44
“不错！现在决定了。我既然……” …… 46
“唱啊，唱。在该死的吉他上……” …… 48
“这是我熟悉的那条街道……” …… 51
“你尽管和别人干杯去……” …… 54
“亲爱的，让我们并肩坐下……” …… 56
“黄昏将黑色的眉毛涂染……” …… 58
“我还从不曾这样地疲乏……” …… 60
给母亲的信 …… 63
“我们现在要一步一步地……” …… 66
致普希金 …… 68
苏维埃俄罗斯 …… 70

“金色的丛林好意地劝说……” …………………………… 76
二十六人之歌…………………………………………………… 78
“蓝色窗板的矮小房屋啊……” …………………………… 87

波斯情歌(组诗)

“我那旧日的创痛已完全平息……”……………………… 89
“在掉换一卢布的半杜曼时……”………………………… 91
“莎嘉奈，你啊，我的莎嘉奈……”……………………… 93
“你说过，大诗人萨迪……” ……………………………… 95
“我从未到过博斯普鲁斯……” …………………………… 97
“番红花的国度夕辉荡漾……” …………………………… 99
“蓝莹莹的晴空万里无云……” ………………………… 101
“月亮流泻着清冷的金光……” ………………………… 103
“霍拉桑有这样一户人家……” ………………………… 105
“菲尔多西淡蓝色的故乡……” ………………………… 107
“做一个诗人，那就意味着……”……………………… 109
“恋人的纤手像一对天鹅……” ………………………… 111
“映照着霍拉桑的花园和围墙……”…………………… 113
“愚蠢的心儿，不要这样跳！……”…………………… 115
“淡蓝色的，欢乐的国家啊……”……………………… 117
“大海在轻声絮语……” ………………………………… 119

大地的船长 …………………………………………………… 121
我的道路 ……………………………………………………… 125

给卡察洛夫的狗……………………………………………… 134
“惨淡的月色，凄楚的光辉……”…………………… 136
“别了啊，巴库！我再也不会见到你……”……… 138
“羽毛草在沉睡，原野真可爱……”……………… 139
“亲爱的，我记得，记得……”……………………… 141
“我不过是个人世的过客……”……………………… 143
“听，雪橇在奔跑，听，雪橇在奔跑……”……… 145
“花儿对我说了声：再见吧……”…………………… 146
“你呀，我凋零的枫树，
　　银装玉裹的枫树……”……………………………… 148
“我是谁？是什么？只是一个幻想家……”……… 150
“再见吧，我的朋友，再见吧……”……………… 152

夜幕降临，荨麻上
闪烁着露珠。
我伫立在大路边，
倚靠着柳树。

月光朗朗，照亮了
我家的屋顶。
我听见远处传来
夜莺的歌声。

像冬天守着火炉，
温暖又舒服，
挺立的白桦好像
巨大的银烛。

河对岸的小树林，
还依稀可见，
更夫惺忪地送来
沉闷的梆点。

1910 年

冬天在歌唱，在呼呼地响，
白茸茸的松林轻轻摇晃，
清脆的声音催人入梦乡。
灰暗的浮云满布在天上，
像怀着令人心碎的忧伤，
在向那遥远的国度飘荡。

暴风雪展开丝织的毡毯
满满地覆盖住整个庭院，
但却散发出彻骨的寒冷。
一些顽皮可爱的小麻雀
蜷缩在窗户下，瑟瑟索索，
像一群孤儿般让人心疼。

小小的鸟儿冷得直哆嗦，
它们真是又疲乏，又饥饿，
于是更紧紧地挨在一起。
暴风雪却在疯狂地呼啸，
把紧闭的窗户猛烈地敲，

越来越凶狠地发着脾气。

风卷着雪花一阵阵地吹，
柔弱的鸟儿已昏昏入睡，
紧紧蜷缩在凝冰的窗前；
于是它们梦见了美妙的、
在阳光中洋溢着欢笑的、
千娇百媚的、明朗的春天。

1910 年

仿　　歌

那一天，你掬水饮马，手牵着缰绳，
池塘里，水波折断了白桦的倒影。

我从小窗口瞧见你蓝色的头帕，
微风蛇一般拂动着乌黑的卷发。

映着那飞沫的水影波光，我真想
狠狠夺下一个吻，从你的红唇上；

可是你狡黠地一笑，溅我一身泥，
铁嚼子叮当地响着，你纵马驰去。

光阴用晴和的日子当纱纺成线……
人们抬着你去安葬，走过我窗前。

伴随着悼亡的哭声，焚香的歌唱，
总像有轻微的、没钉铁掌的蹄响。

1910 年

湖水上织出了一片晚霞的嫣红，
松林里传来了雷鸟响亮的哀恸。

金莺儿也在哭泣，在树洞里躲藏，
只是我却不想哭泣——我心头欢畅。

我知道你傍晚会来，穿出环村道，
在邻家草垛下坐进新鲜的麦草。

我要醉吻你，揉弄你，像揉一朵花，
欢乐陶醉的人什么口舌都不怕。

在爱抚下，你会摘去脸上的丝巾，
我把沉醉的你抱进丛林到天明。

尽管让雷鸟去哀恸，去放声哭泣，
晚霞的嫣红里有股欢乐的忧郁。

1910 年

野樱花飘落，像雪花飞舞，
绿林里缀满露珠和野花。
垄坎间白嘴鸦来回踱步，
在田野低着头寻觅新芽。

如茵的绿草低垂在地上，
多脂的青松散发着清香。
你们啊，你们，橡树和草场——
这春光是多么令我神往。

秘密的信息让我多欣喜，
在我的心头满溢着阳光。
我总是想着我的未婚妻，
我只是，只是啊，将她歌唱。

纷飞吧，野樱花，如同雪飘，
歌唱吧，小鸟儿，在这树林。
我沿着田野在起伏奔跑，
浪花般掀起了阵阵落英。

1910 年

盲 歌 手

盲歌手穿村过庄地奔走，
挨窗地乞讨着克瓦斯酒，
在各处教堂古老的神坛，
对至圣的救主顶礼稽首。

流浪人从田头悄悄溜过，
唱着诗赞颂耶稣的慈和，
驮货的驽马在一旁踏脚，
大嗓门的白鹅随声应和。

苦人们瘸着脚走近牛群，
跟乳牛谈的话充满酸辛：
“我们肩头上都戴着锁镣，
我们服侍着同一个主人。”

盲歌手们把讨来的剩饭，
匆匆从怀里掏出来喂牛；
牛娃子却在嘲笑着叫喊：
“姑娘们，跳舞吧，来了群小丑。”

1910 年

丹纽莎[①]多好看，村子里她顶可爱，
沙拉方[②]白色的衣襟缀着红饰带。
丹妮晚上在篱栅外的井边徘徊，
月亮与乌云戏耍着，罩一层雾霭。

小伙子出来，搭拉着卷发的脑袋：
“我要娶别人了，告别吗，我的心爱。”
似露珠般寒冷，像衾衣一样苍白，
她的辫发像吃人的毒蛇般披开。

“你呀，蓝眼睛少年，我没有不高兴，
我是来告诉你：我要去嫁给别人。”
这不是早祷钟声，是结婚的音乐，
婚礼的车辆奔驰，骑者没有歌唱。

不是杜鹃啼——是丹妮的亲人哭泣。

---

① 丹妮的爱称。
② 俄罗斯民间的一种女人穿的无袖长衣。

丹妮的鬓角有一处敲伤的印迹，
额上凝结着血滴的殷红色的绦带——
丹纽莎多好看，村子里她顶可爱。

1911 年

我的生活

仿佛是我的生活里注定了艰辛，
痛苦和悲伤堆满在我的道路上；
仿佛是生活和欢乐被永远隔离，
忧愁和创伤在折磨着我的胸膛。

仿佛是生活里命运只给我艰辛，
从生活我得到无可羡慕的一份，
就这样，我忍受生活里许多事情，
痛苦和悲伤在窒压着我的灵魂。

朦胧的远方预许着幸福和欢欣，
当我来到时——又只闻叹声和哭声；
而突然间暴风雨降临，雷霆猛震，
毁掉了我那些奇妙甜美的幻影。

我终于猜透、认清了生活的骗术，
我不再抱怨这无可羡慕的运命，
我的心不再为忧愁、创伤所痛苦，
没有人会帮我把苦难、折磨减轻。

1911 年

一切逝去的都永不复返

那清凉的夜晚已永不复返，
我再也看不见我的女伴，
我再也听不见那欢乐的歌——
花园里夜莺的声声啼啭。

那春天的夜晚已远远消逝，
怎能对它说："回来吧，别走。"
眼前已来到了深秋的季节，
整日阴雨连绵，无止无休。

我的女伴已长眠在坟墓里，
把爱情深藏在自己心头，
秋天的风暴唤不醒她的梦，
也不能再使她血液奔流。

那夜莺的歌声已久久沉寂，
夜莺已向海外展翅飞去，
再也听不见在清凉的夜晚，
它曾唱过的嘹亮的歌曲。

那时候生活中曾经历过的
可爱的欢乐已一去不还。
心灵中的情感都已经冷却，
一切逝去的都永不复返。

1911～1912 年

手风琴啊，拉起来，拉起你紫红的风箱。
俏姐儿啊，走出来，到村头来迎接情郎。

矢车菊插在心口，花心里有碧玉闪光。
我弹起手风琴来把蓝色的眼睛歌唱。

那不是独活草在湖波里织出了花样，
那是你精心刺绣的头巾闪过了山冈。

手风琴啊，拉起来，拉起你紫红的风箱。
让俏姐儿听一听情郎次低音的歌唱。

1910 年

夜

河水在梦中轻轻地荡漾。
幽暗的松林已不再喧响。
长脚秧鸡不再声声啼叫，
夜莺也不再娇柔地歌唱。

深夜里，周围一片静悄悄。
唯有小溪在淙淙地流淌。
皎洁的明月流洒下清波，
周围一切都辉耀着银光。

河水闪射出银色的光芒。
小溪闪射出银色的光芒。
青草闪射出银色的光芒，
在那湿漉漉的大草原上。

深夜里，四处一片静悄悄，
世间万物都沉入了梦乡。
皎洁的明月流洒下清波，
周围一切都辉耀着银光。

1911～1912 年

夏至的夜晚，妈妈朝树林里走去，
卷起衣襟，赤着脚，徘徊在露水里。

占卜草深深地扎进了她的脚掌，
妈妈啊，在草堆里疼得眼泪直淌。

她四肢抽搐，昏沉沉，疼彻了肝脏，
哎哟地一声，我妈妈产下了儿郎。

我生来就带着歌声，包裹的是野草，
春天的独活草像彩虹将我捆好。

我是夏至夜的孩子，已长大成人，
那神奇的夜色预示了我的幸运。

可是幸运却背弃了自己的应许，
我的眉目间流露出豪迈的勇气。

我像洁白的雪花消溶在蓝天里，
一生和离别的命运联系在一起。

1912 年

白　　桦

洁白的白桦
在我的窗下，
银妆素裹般
轻披着雪花。

蒙茸的树枝
用霜雪镶嵌，
流苏般绽出
白色的花串。

白桦伫立在
宁静的梦乡，
白雪闪射着
金色的光芒。

朝霞慵懒地
在四周徜徉，
给枝头洒满
清新的银光。

1913 年

铁　　匠

阴沉沉的铁店闷热难熬，
火辣辣的空气将人炙烤，
刺耳的声音，杂乱的喧响，
像煤气一样灌满了头脑。
铁匠向着铁砧弯下腰杆，
一起一落地挥舞着臂膀，
点点的火星飞舞在脸旁，
像撒开了一张红色的网。
刚毅的眼神，严峻的目光，
像火焰的虹彩闪闪发亮，
宛如那展翅腾空的雄鹰
一心要飞向远方的海洋……
锤打吧，铁匠，狠狠地锤打，
尽管让汗珠在脸上流淌。
要让心灵像烈火般燃烧，
把痛苦和不幸抛到一旁！
让自己的热情千锤百炼，
要把热情锻成坚硬的钢，
你要驾御着欢乐的理想

一直飞向云天外的远方。
在那远方，在乌云的后面，
在阴沉沉的岁月之门外，
高悬着耀眼生辉的太阳，
阳光照射着田野的碧海。
白昼张开蔚蓝色的光帷，
笼罩着耕地，笼罩着牧场，
而农田里的一片片青苗
正在幸福地，茁壮地成长。
带着新的力量飞向太阳，
用它的光芒来燃烧自己。
把讨厌的懦怯抛到一旁，
快快扔掉那可耻的恐惧。

1914 年

您好啊，早安！

金色的星辰已睡意朦胧，
明镜似的港湾在微微颤动，
朝晖洒上了一道道河湾，
把天宇的巨网也染得绯红。

惺忪的白桦展开了笑容，
梳理着一缕缕如丝的辫发。
嫩绿的花序在簌簌作响，
银色的露珠也闪射着光华。

篱边一丛丛茂密的荨麻
用晶亮的珠母把浑身挂满。
还悄声淘气地摇晃着说：
“您好啊，早安！”

1914 年

亲爱的故乡！心儿梦见了
水波拥抱着一团团阳光，
我真想隐没在这绿色里，
苍翠中有你千百种音响。

垄坎和田埂覆盖着一袭
木犀草和三叶草的僧服，
而垂柳，像慈善的修行人
在滴滴答答地数着念珠。

沼泽喷吐着一阵阵烟云，
天空像一片烧焦的树林。
我怀着无人知晓的秘密，
为了谁把思想深藏在心。

我欢迎一切，我接受一切，
我掏出心来也欢天喜地。
我来到这大地上，是为了
要急若流星地离它而去。

1914 年

农　舍　里

又松又脆的煎饼喷喷香，
克瓦斯酒桶放在门坎旁，
在小巧、尖顶的炉子上方，
屋顶里钻进去几只蟑螂。

锅盖上一阵阵油烟袅袅，
炉膛里残留着柴灰一坨，
搁板上那个盐钵子后面——
还放着一堆新敲的蛋壳。

母亲已摆弄不动炉叉了，
她只好低低地弯下身来，
老猫悄悄地爬到小壶前，
去偷喝热气腾腾的牛奶。

几只母鸡跳上了木犁把，
咯咯的叫唤声此起彼落，
公鸡在院子里引颈高啼，
唱着对上帝的庄严颂歌。

从窗口望去，门廊斜坡上，
有几只小狗崽乱毛蓬松，
正爬出屋角，躲进车轭，
它们害怕这嘈闹的叫声。

1914 年

我是个牧人；我的宫殿里
有起伏的田野，阡陌纵横，
苍翠的山峦是我的宫墙，
到处有鹬鸟响亮的啼声。

云彩漾动着金色的波浪，
萦绕着树林，像一条花边。
松林在云幕下静静安睡，
我听见如梦的涛声喃喃。

冥色里白杨树莹莹翠绿，
满披着点点晶亮的露珠。
我是个牧人；我的宫殿上
笼罩着田野轻柔的绿雾。

牛儿们用点头作为语言，
在和我无声地随意谈天。
橡树散发出清新的芳香，
用枝叶召唤我走向河边。

忘去了人世间种种烦恼，
我枕着砍伐的树枝睡觉。
我来到小溪旁进行圣餐，
向着那火红的朝霞祷告。

1914 年

我被遗弃的家乡啊，
你已成荒野一片，
这无人收割的草场，
这树林和修道院。

茅屋都已歪歪斜斜，
总共也只有五家。
屋顶像水泡般隆起，
映着散射的朝霞。

一根根刨光的木梁
裹着稻草的衣裳。
风儿给暗蓝的霉斑
洒上点点的阳光。

乌鸦在拍打着门窗，
扇动着两只翅膀，
野樱树挥舞着衣袖，
像阵阵雪花飞扬。

莫非枝叶间在讲述
你的生活和过去，
羽毛草向旅人低语，
当暮色苍茫之际?

1914 年

稠 李 树

稠李树在春天繁茂，
吐露出芳香，
金色的树枝盘绕着，
像卷发一样。

树枝上蜜似的露珠，
在到处流淌，
树枝下辛香的绿茵
映照着银光。

珍珠般的露水挂满
柔润的花穗，
像美人晶亮的耳饰
闪射着光辉。

近旁，在融雪的地方，
在树根中间，
草丛里滚滚奔流着
银色的溪涧。

稠李树伸展着树枝，
吐露出芳香，
青青的绿草辉耀着
金色的阳光。

小溪把哗哗的浪花
溅到树枝上，
在陡崖峭壁下为她
深情地歌唱。

1914 年

奶　　牛

它老了，牙齿也掉了，
双角上留着岁月的回忆。
粗暴的牧人鞭打它，
把它在田野里驱来赶去。

它心里不喜欢吵闹，
讨厌那些角落里的老鼠。
它常常忧伤地思念
那只四蹄雪白的小牛犊。

母亲被夺去了儿子，
最初的欢乐又有何意义。
在白杨下的木桩旁，
寒风切肤，它一阵阵颤栗。

和儿子的命运一样，
它很快就会被套上绳索，
在浓郁的荞麦风中，
被人们牵到屠场去宰割。

它悔恨，忧伤又瘦弱，
双角深深地插进泥土里……
它梦见白净的丛林，
和那些青翠肥沃的草地。

1915 年

狗 之 歌

清晨，在堆放黑麦的角落，
金灿灿的蒲席摆成一排，
在那里，母狗养下了孩子，
七只一色棕黄的小狗崽。

母狗用舌头梳舔着小狗，
把它们一直爱抚到夜晚，
在它暖洋洋的肚皮下面
流淌的乳汁像融雪一般。

天黑的时候，一只只母鸡
全都安适地蹲上了炉台，
主人走出来，紧皱着眉头，
把七只小狗装进了布袋。

母狗在雪堆间拼命奔跑，
紧紧地追随在主人身后。
尚未冻结的平静的水面
颤动得如此地长久、长久……

母狗筋疲力竭地走回来，
一边还舔着身上的汗流，
这时它觉得屋顶的月亮
活像它亲生的一只小狗。

它朝着高高的蓝天仰望，
大声地，凄苦地狂吠不休。
秀丽的明月却悄悄隐藏，
隐入田野上的一座山丘。

如同人们戏弄地赏了它
一大块石头，母狗的两眼，
像那些金色的星辰一样，
冷冷地转向茫茫的雪原。

1915 年

你在哪儿，在哪儿，我的家园?
你紧傍着山脚，给我温暖。
我那些花朵莹莹的碧蓝，
还有那无人行走的沙滩。
你在哪儿，在哪儿，我的家园?

河对岸有雄鸡在引颈高歌，
牧童在那里牧放着羊群，
天边有三颗晶亮的星星
在水里闪着明净的倒影。
河对岸有雉鸡在引颈高歌。

时间是一架带翅膀的风车，
把一轮明月像钟摆似的
垂在村后那片裸麦地里，
让光阴流逝，像无形的雨。
时间是一架带翅膀的风车。

雨点倾泻，像一阵阵乱箭，
我的家园在乌云里旋转，
它将蓝莹莹的花朵摧残，
揉皱了那片金色的沙滩。
雨点倾泻，像一阵阵乱箭。

1917 年

噢，我的好性子的妈妈！
明天请早些把我唤醒。
我要到山冈后的路上
去迎接尊贵的客人。

今天，我在丛林里看见
草场上有宽阔的轮印，
风儿在云幕下抖动着
它那金灿灿的波纹。

明天黎明他就要驰奔，
把月亮帽儿搁进丛林，
平原上，马儿要快乐地
将红色的尾巴甩动。

明天请早些把我唤醒，
在我们屋里点上盏灯。
人们都说，我即将成为
俄罗斯的著名诗人。

我要歌唱你和客人们，
我们的炉子、公鸡，家庭……
你的褐色母牛的乳汁
也会流进我的诗中。

1917 年

田野已收割，树林光裸裸，
水面升腾起薄雾和潮气。
太阳那无声的车轮
滚进蓝色的山峦里。

车辙零乱的道路在沉睡。
它今天还在幻想中期待：
白茫茫一片的冬天
眼看着马上要到来。

啊，昨天在喧响的密林里
我在朦胧中也亲眼看到：
火红的月亮马驹般
驾驶着我们的雪橇。

1917 年

——给卡申娜

云堆雾拥般的绿发，
洁白如处女的胸膛，
啊，亭亭玉立的白桦，
你为何凝视着池塘?

风向你呢喃着什么?
沙为何轻声地歌唱?
是否你枝叶的发辫
渴求着如梳的月光?

把你的秘密告诉我，
告诉我树木的思想，
我爱上了你忧伤的
秋天到来前的喧响。

白桦这样地回答我:
“啊，朋友，你多么好奇，

今天夜里星光闪烁，
牧人曾在这里哭泣。

月亮铺展开了暗影，
草木更洋溢着绿意，
他张开两臂拥抱我，
抱着我裸露的双膝。

在沙沙的枝叶声中，
他带着深深的叹息
说道：‘再见，我亲爱的，
在新鹤飞来的时期’。”

1918 年

我离开了故乡的家园，
撇下了蓝色的罗斯。
池边桦林悬着三颗星，
宽慰着老母的忧思。

月亮浮在平静的水里，
像一只金色的青蛙。
父亲银丝缕缕的胡须，
拂动着，像束苹果花。

我不会，不会很快回来！
风雪在久久地歌唱。
老枫树支撑着一条腿，
为蓝色的罗斯守望。

我知道有人将感到欢乐，
当他吻了叶上雨点，
因为那棵苍老的枫树
和我有同样的心愿。

1918 年

——致马里恩果夫

我是最后一个乡村诗人，
用诗歌赞美简陋的木桥。
摇晃的白桦飘下了落叶，
我参加它们告别的祈祷。

在这柔软如蜡的躯体内，
烛火将燃尽金色的火焰，
而月亮那板着脸的挂钟，
将冷冷敲过它的十二点。

在田野间蓝色的小路上，
就会有钢铁的客人到来。
它将用黑色的手掌收集
这一片洒满朝霞的燕麦。

死气沉沉的，陌生的手掌，
有你们，就没有这些歌声，

今后，只有奔马般的麦穗
会哀哭它们旧日的主人。

长风将卷起它们的悲鸣，
让它们翩翩起舞来祭奠。
快了，快了，板着脸的挂钟
将冷冷敲过我的十二点。

1919 年

我不会再斯骗自己，忧虑
在我的心中像迷雾一团。
为什么我被看作骗子手?
为什么我被当成无赖汉?

我不是林中打劫的恶棍，
我不曾枪杀不幸的犯人。
我不过是个街头的浪子，
对遇见的人们满面欢欣。

我是个莫斯科的浪荡鬼，
在整个特维尔街的地区，
那些巷子里的每一条狗
都听得出我轻快的步履。

每一匹满身污垢的老马
遇见我时都会点头相迎。
动物全把我当作好朋友，
我的诗治愈它们的心灵。

我戴礼帽不是为了女人，
心儿不能靠愚蠢的热情，
戴着它好用金色的燕麦
去喂马，还能把忧愁减轻。

在人们中间我没有友谊。
我属于另一个王国。我想
在这里把我漂亮的领带
套在每一匹马的脖子上。

如今我已经不感到痛苦。
心灵的深渊已云消雾散。
因此我才被看作骗子手，
因此我才被当成无赖汉。

1923 年

不错！现在决定了。我既然
抛弃了家乡，就不再回去。
我的头顶上将不会再有
白杨树的落叶沙沙旋飞。

我不在，那座矮房会颓败，
我那只老狗早已经死去。
在莫斯科，也许苍天注定
我要在曲折的街道倒毙。

我喜爱这座拥挤的城市，
尽管它苍老，尽管它衰颓，
却有金光灿烂的亚细亚
在浑圆的穹顶鼾然沉睡。

在夜静更深时，月光明亮，
照耀着……天知道怎么回事！
我竟会低着头转入小巷，
走进一家熟悉的小馆子。

这黑窝里吵得昏天黑地，
可是整整一夜，直到天明，
我都在给娼妓们读着诗，
和强盗们一起灌着酒精。

我的心跳动得越来越快，
而且我还不合时宜地说：
“我现在是再也回不去了，
我已经像你们一样堕落。”

我不在，那座矮房会颓败，
我那只老狗早已经死去。
我的头顶上将不会再有
白杨树的落叶沙沙旋飞。

1922 年

唱啊，唱。在该死的吉他上
你的手指在弧形地跳荡。
我最后的，唯一的朋友啊，
哪怕累死也要这样狂放。

你不要去窥探她的手腕，
和她肩膀上流泻的丝巾。
这女人曾使我企求幸运，
想不到几乎要了我的命。

我怎知这爱情是场瘟病，
我怎知这爱情染着霉菌。
她走上前来，满眼里风情，
勾去了我这无赖的灵魂。

朋友啊，唱吧。再一次为我
抚平那往日放荡的伤痕。
尽管让她去将别人亲吻，

这花枝招展的年轻贱人。

啊，住口。我何必将她辱骂。
啊，住口。我何必将她诅咒。
且让我用这低音的琴弦
为你将自身的事儿弹奏。

我的年华似粉红的穹顶。
我心中有无数金色的梦。
我曾经抚摸许多的姑娘，
在角落里搂抱不少女人。

是啊！世间有刺耳的真实。
幼年时我曾经偷偷看见：
有一条正在发情的母狗
让一群公狗在身边纠缠。

我对她有什么值得嫉妒。
这种事有什么值得伤感。
生活本来是床铺和被单，
生活本来是接吻的泥潭。

唱啊，唱！双手不祥地舞动，
它带来的不幸在劫难逃。

只不过要知道，去它们的……
我的朋友，我绝对死不掉。

1923 年

这是我熟悉的那条街道，
我也熟悉这矮小的房屋。
一束电线像蓝色的麦草
在房屋的窗户上面倾覆。

曾有过灾难深重的岁月，
年年烽火连天，兵荒马乱。
我回忆起了乡村的童年，
我回忆起了乡村的绀蓝。

我不曾寻求荣誉和安宁，
我深知这些荣誉的虚无。
而此刻，每当我闭上眼睛，
就只是看见父母的房屋。

我看见蓝雨濛濛的花园，
八月静静地紧贴着栅篱。
菩提树在它翠绿的掌中

藏匿鸟雀的啁啾和娇啼。

我爱过这座圆木的房屋，
在屋里舒开严肃的皱纹。
滂沱的雨夜，我家的炉子
会发出稀奇古怪的吼声。

高声的号啕，响亮的唏嘘，
像是为死人或活人哭泣。
这砖砌的骆驼，它瞧见了
什么，在风雨的怒吼声里？

它也许看见远方的国家，
看见别的美好年月的梦，
看见阿富汗金色的沙漠，
和布哈拉琉璃般的浓云。

啊，我可也知道这些国家，——
在那里也走过不少道路，——
但我现在只想回转家园，
只想更靠近出生的故土。

然而温柔的美梦幻灭了，
一切都隐入了蓝色的雾。

祝愿你安宁，田间的麦草，
祝愿你安宁，圆木的房屋。

1923 年

你尽管和别人干杯去，
我忘不了，忘不了你那
如蝉翼、如轻烟的秀发
和眼中秋天般的倦意。

啊，秋天的年华！我对它
比青春，比盛夏更珍惜。
在诗人丰富的想象中，
你现在加倍使人欢喜。

我的心永远是真诚的，
因此对那高傲的声音
我才能毫无顾虑地说，
我已抛弃无赖的行径。

我已该抛弃胡作非为，
和那无法无天的争斗。
心儿已畅饮了另一种
能使血液清醒的美酒。

九月用深红色的柳枝
轻轻叩打着我的窗棂，
让我作好准备，去迎接
它那不加修饰的来临。

我如今同许多人和好，
毫无勉强，也毫无损失。
我觉得一切都变了样：
墓地、草房和整个罗斯。

环顾周围，我分明看到，
无论是在哪里，唯有你——
我的姐妹和朋友，才能
成为诗人终身的伴侣。

也唯有我才能啜饮着
忠贞不渝的爱情，给你
歌唱漫漫长途的暮色
和一个无赖汉的往昔。

1923 年

亲爱的，让我们并肩坐下，
彼此瞧一眼对方的目光，
在短暂的一瞥中，我想要
听见那感情澎湃的喧响。

这华美的秋天的金黄色，
这小小一绺淡淡的白发，
一切都表明了一个浪子
已放弃不守本分的生涯。

我早已离开了我的故乡，
那里鲜花盛开，草木茂盛，
在城市里痛苦的荣誉中，
我想像死人般度尽一生。

我想让心灵更加深深地
怀念美好的夏季和园林，
那里，倾听着蛙鸣的乐曲，
我使自己成了一个诗人。

那里的秋天啊依然如故……
枝叶纷披的枫树和菩提
把手掌伸进房屋的窗户，
寻找着它们的种种回忆。

在人间，它们已荡然无存。
明月在常见的乡村坟场
把清辉投射到十字架上，
好让我们也去那里造访，

好让我们在饱经忧患后，
终于能覆盖它们的荫影。
一切崎岖的道路都只会
把欢乐倾注给活着的人。

亲爱的，让我们并肩坐下，
彼此瞧一眼对方的目光，
在短暂的一瞥中，我想要
听见那感情澎湃的喧响。

1923 年

黄昏将黑色的眉毛涂染。
谁的马站立在庭院旁边。
可是昨天我虚掷了青春?
我不再爱你，可是在昨天?

别再昏睡，迟到的三套车。
我们的生命没留下痕迹。
也许到明天，医院的病床
会使我得到永远的安息。

也许明天我会永远痊愈，
出院时又是另一番情景，
如同一个健康的人那样，
倾听雨点和稠李的歌声。

我将会忘记阴暗的压力，
它们折磨过我，迫害过我。
温柔的面容！可爱的面容！
唯有你不会被遗忘吞没。

哪怕我会爱上另一个人，
但和她，和那另一个爱人，
我也会谈论起亲爱的你，
说我曾将你唤作心上人。

我将会谈起我们过去的
生活，谈起从来有过的事……
我的胡思乱想的头脑啊，
你难道真要我无法收拾?

1923 年

我还从不曾这样地疲乏，
这灰濛濛的潮湿和寒冷
使我忆起了梁赞的天空
和我那放荡不羁的一生。

有许多女人曾经爱过我，
可我连一个也没有爱过，——
莫非因此那神秘的力量
让我在酒中将岁月消磨?

多少个狂饮无度的夜晚，
多少次纵饮时哀伤欲绝!
莫非我的两眼因此憔悴，
像蛆虫毁了蓝色的树叶?

我不为任何人变心痛苦，
也不为轻易的成功欢乐，
那一头金丝网似的美发
在渐渐变成灰白的颜色。

当秋天的烟雾渐渐消散，
它也渐渐变成了灰和水
我不惋惜你，过去的岁月，——
任什么我都不想去追回。

我倦于盲目地折磨自己，
而脸上浮着苦怪的笑意，
我爱轻松的身体里带有
宁静的光和死人的安谧。

如今就连从酒馆到酒馆，
我也轻松地踉跄着脚步，——
像穿上疯人院的紧身衣，
我们把天性浇进混凝土。

按照同样的法则，我心中
疯狂的热情在渐渐死去。
但对我曾经爱过的田野，
我仍要深深地一躬到地。

那里，我曾在枫树下成长，
那里，我曾在枯草上嬉戏，
我向麻雀和乌鸦，还有那

夜哭的猫头鹰深深致意。

我呼唤去向春天的远方：
“亲爱的鸟儿，请你们转告
颤动的蓝天，我不再荒唐，——
现在尽管让风儿去开始
狠狠地捶打裸麦的胸膛。”

1923 年

给母亲的信

你还活着吗，我年迈的妈妈？
我也活着呢，向你问好，问好！
但愿你那座小小的房屋上
常常荡漾着最美好的夕照。

别人来信说，你隐藏着忧虑，
为了我常感到极度地耽心，
说你三天两头去到大路上，
身上穿着一件陈旧的背心。

而你在蓝色的、昏黑的晚上，
老是梦见那同样的一桩事——
仿佛有人在粗暴的殴斗中
给我心口戳上了芬兰刀子……

没有那回事，亲爱的！放心吧。
这不过是令人伤神的梦寐，
要让我不见你一面就死去，

我还不是这样苦命的酒鬼。

我依然像从前一样的温柔，
我心中唯一的愿望就只是，
赶快从使人发狂的怀念中
回到我们那座矮小的屋子。

春来时，我们那洁净的花园
枝繁叶茂，我就会回转家乡。
不过你不要再在黎明时分
来将我唤醒，像八年前那样。

不要重提不再幻想的事情，
不要勾起不曾实现的梦想——
在生活中我已经尝受到了
过早的劳累和过早的损伤。

也不要教我做祈祷，不必要！
再也不会恢复到从前那样。
唯有你是我的帮助和慰藉，
唯有你是我最美好的光亮。

请抛开吧，请抛开你的忧虑，
不要为我这样极度地耽心。

不要三天两头去到大路上，
身上穿着一件陈旧的背心。

1924 年

我们现在要一步一步地
去到安宁而幸福的国度。
收拾好无足轻重的什物，
或许，我也很快就要上路。

亲爱的小小的白桦树林。
你，土地。你们，平坦的沙洲。
面对着如许离去的人们，
我无法隐藏自己的忧愁。

在这世界上我过于喜爱
一切裸露着灵魂的东西。
白杨舒展开枝叶，窥视着
蔷薇色的水波，愿它安息。

我在静寂中思考了许多，
编过许多关于自己的歌，
在这沉闷的人世，我幸福，
因为我曾经呼吸和生活。

我幸福，因为我吻过女人，
揉过花朵，在草地打过滚，
我从不曾敲打动物的头，
对它们像幼小的弟兄们。

我知道，那里丛林不开花，
裸麦沉寂，像天鹅的脖颈。
因而，面对着离去的人们，
我总是感到一阵阵心惊。

我知道，那个国度不会有
雾霭中金光闪耀的田地。
因而，在人世上和我一同
生活的人们，我格外珍惜。

1924 年

致普希金

伫立在特维尔街心花园，
我自言自语，默默沉吟，
想象着他那辉煌的才华，
他象征着俄国的命运。

他的发色淡黄，几近灰白，
他的传说云雾般迷茫，
亚历山大啊！你也是浪子，
曾和我现在一样荒唐。

但这些可爱的寻欢作乐
并没有损伤你的形象，
在用光荣浇铸的青铜里，
你将高傲的头颅昂扬。

像在圣餐前一样，我站着，
轻声回答着你的问题：
只要能有你那样的命运，
我会立刻幸福地死去。

但是我注定要遭受迫害，
今后依然要久久歌唱……
为了让我那草原的歌声
也能像青铜似的铿锵。

1924 年

苏维埃俄罗斯

——致萨哈洛夫

风暴过去了。我们幸存的很少。
友谊的名册上已有许多人夭亡。
而在八年的远游之后，
我重又回到了遗弃的故乡。

我招呼谁呢？我能和谁分享
这凄然的欢乐：我仍然活着？
这里就连那独翼的木头鸟儿——
就连那风车也双目紧阖。

这里谁也不认识我，
记得的人也早已忘怀。
我家祖传房屋坐落过的地方，
如今只余下灰土和道路的尘埃。

而生活在沸腾，

年老和年少的人们
在我四周来往穿行。
但我无需问候任何人，
任何人的目光都不能解救我的孤零。

一大堆思想在脑海里涌过:
祖国怎么了?
难道这是幻觉?
看来，我对人们只是个忧郁的香客，
天知道来自哪一处天涯海角。

这就是我!
我，一个村庄的公民，
这村庄将要天下扬名，
只因为有个村姑曾在这里生下
一个惹事生非的俄罗斯诗人。

但心灵听见了思想的声音:
“你抱怨些什么？清醒清醒!
要知道这只是新的光辉
照耀着茅屋旁的另一代人。

你的青春已渐渐凋萎，

另一代青年唱着另一种歌曲，
他们也许将更为可爱，因为
他们的母亲已不是村庄，而是大地。”

啊，祖国！我变得多么可笑。
深陷的双颊飞起憔悴的红晕。
同胞的语言对我竟全然陌生，
我在自己的国家里像个外国人。

瞧，我看见：
假日里的农民
像上教堂般聚在乡政府门前。
他们议论着自己的“生活”，
用粗俗鄙陋的语言。

日暮了。晚霞在苍茫的田野上
漾起一层粼粼的金波，
而白杨，像门廊下的牛犊一样，
沿河沟插下那光裸裸的长脚。

一个面容倦怠的跛足红军
额上布满了回忆的纹路，
他一本正经地讲着布琼尼，

讲着红军怎样夺回了彼列科普[1]。

“我们就给了他一下，又再来一下，
这资本家……他……在克里米亚……”
枫树伸长了枝枝桠桠的耳朵，
村妇们在静寂的暮色中惊讶。

一个农民共青团员走下山坡，
一边起劲地拉着手风琴，
一边唱着杰米扬·别德内的鼓动歌，
山谷里回响着欢乐的声音。

祖国就是这样啊！
我何必还要在诗里喊叫
我和人民的亲密友谊？
这里再也不需要我的诗歌，
或许，这里也不再需要我自己。

好吧！
原谅我，亲爱的故乡。
为你服务过，我就满足了。

---

[1] ①布琼尼·谢明·米哈依洛维奇，苏联元帅，国内战争中的人民英雄。彼列科普是连接克里米亚半岛和欧洲大陆的横断地峡，1920 年红军在这里彻底粉碎了弗兰格尔的白卫军。

即使人们如今不再唱我的歌，
我也曾在故乡苦难时歌唱过。

我接受一切，
一切我全接受。
我准备循着前人的足迹前进，
向十月和五月交出整个的心，
只是不交出我心爱的弦琴。

我不将它交给任何人，
无论是母亲，兄弟或爱妻。
它只将自己的琴音托付给我，
只对我唱过温柔的歌曲。

青春焕发吧，强健吧，青年们！
你们有另一种生活，另一种旋律，
而我要独自走向未知的境地，
让狂乱的心灵永远沉寂。

但是，一旦
这整个星球
结束了民族的怨仇，
消除了欺骗和忧愁，
我便将在史诗里

用全部身心歌唱起
简称为“俄罗斯”的
世界上六分之一的土地。

1924 年

金色的丛林好意地劝说，
用那白桦树欢乐的话语，
鹤群却凄然地展翅飞过，
对谁都不再有惜别之意。

惜别谁呢？谁都是世上的
云游客——来了，又离家而去。
唯有麻圃和蓝色水塘上
那一轮满月将往事追忆。

我孤零零伫立在旷野里，
而风儿将鹤群送往天际。
我满心缅想欢乐的青春，
但往事无一能使我惋惜。

虚度的年华我毫不留恋，
心上的丁香我也不珍惜。
花园里红山梨花红似火，
却不能给人温暖和慰藉。

一串串山梨还未曾熟透，
青草也还未曾枯萎凋蔽。
如同树木在悄悄地落叶，
我缓缓吐诉忧伤的词句。

如果时间像疾风般扫过，
将它们当废物堆在一起……
那你就说……金色丛林曾经
好意劝说，用亲切的话语。

1924 年

二十六人之歌[1]

——满怀热爱地献给杰出
的艺术家格·雅库洛夫

唱只歌吧，诗人啊，
给唱一段。
晴空如锦，是这般
湛湛的蓝。
大海也在喧腾着
这一只歌。
他们一共是
二十六个。

他们是二十六个啊，
二十六个，
沙滩上没有堆起

---

[1] 二十六人，指二十六个巴库的政委，他们是 1917 到 1918 年间阿塞拜疆革命斗争中的杰出领导者，在巴库的苏维埃政权被挫败后，他们被英国干涉军和社会革命党的叛徒们野蛮地杀害在阿赫契－库依玛车站附近的沙滩上。

他们的墓，
但他们的死难啊，
谁也难忘，
在二百零七里的
那个地方。

茫茫大海上
云雾在飘荡
你瞧，沙滩上站起了
萨乌姆相[1]。
棱棱瘦骨在旷野上
一声敲响，
一下子就出现了
五十只臂膀，
他们爬起身来，
把霉污擦净，
他们是二十六个，
二十六个人。
有的人胸口中了弹，
有的人腰部受了伤，
他们纷纷说：

---

[1] 苏联共产党的杰出活动家，列宁的学生和战友，1918 年 4 月起任巴库人民委员会主席。

“我们该去一趟巴库——
趁弥漫着浓雾，
我们要看看
阿塞拜疆生活得怎样。”
………………
………………
夜滚动着月亮，
像甜瓜一样，
大海向海岸上
汹涌着波浪，
就是在这样的夜晚，
在浓雾里，
一支英国的军队
将他们枪毙。

共产主义——
是自由的大旗，
人民起义了，
像狂风暴雨，
农民和
无产阶级
组织起队伍，
反抗帝国主义。

那里，在俄罗斯
我们有威严的父亲
伊里奇，
他是贵族的灾难，
而在东方就有
他们二十六人，
二十六人
在这里。

自然，谁都记得，
那一年，
那充满不幸的
一九一八年，
那时全世界的
资产阶级
对阿塞拜疆
猛烈攻击。

公社受到
沉重的打击，
边区支持不住，
倒了下去，
但更惊心动魄的
却是传来了

二十六人的
消息。

他们被带到
克拉斯诺伏德斯克
那熔化的蜂蜡似的
沙滩，
有的用子弹射，
有的用马刀砍，
他们全被杀害在
那黄澄澄的沙滩。

他们是二十六个啊，
二十六个，
沙滩上没有堆起
他们的墓。
但他们的死难啊，
谁也难忘，
在二百零七里的
那个地方。

茫茫大海上
云雾在飘荡，
你瞧，沙滩里站起了

萨乌姆相，
棱棱瘦骨在旷野上
一声敲响，
一下子就出现了
五十只臂膀。
他们爬起身来，
把霉污擦净，
他们一共是
二十六人。

夜色正如同今晚
这样惨淡，
巴库的上空
有二十六个阴魂，
这些阴魂一共是
二十六人，
我们的哀悼和歌唱
是为了他们。

既不是云雾，
也不是风声，
你听，那是一阵
萨乌姆相的话声：
“怎么我眼目昏花，

德然巴利德日[①]，
你瞧瞧，
工人们有了粮食。
石油——像大地的
乌黑的血流，
四周的船舶舰艇，
一艘接一艘……
而所有的列车，
舰艇，
都缀着我们的
红星。”

德然巴利德日回答说：
“真的，真的。
这可是令人高兴的
好消息。
这就是说，高加索
牢牢掌握在
工人阶级
坚强的手里，

[①] 苏联共产党的杰出活动家，列宁的学生和战友，1913 年任巴库人民委员会内务委员。

夜滚动着月亮，
像甜瓜一样，
大海向海岸上
汹涌着波浪，
就是在这样的夜晚，
在浓雾里
一支英国的军队
将我们枪毙。”

共产主义——
是自由的大旗，
人民起义了，
像狂风暴雨，
农民和
无产阶级
组织起队伍
反抗帝国主义。
那里，在俄罗斯，
我们有威严的父亲
伊里奇，
他是贵族的灾难，
而在东方就有
他们二十六人，
二十六人

在这里。

天空的晓色
已越来越蓝，
其他阴魂的话声
也渐渐消散，
有的太阳穴被打碎，
有的胸膛被子弹穿透，
朝向阿赫契－库依玛，
他们在往前走。

唱只歌吧，诗人啊，
给唱一段，
晴空如锦，
湛湛的蓝，
大海也在喧腾着
这一只歌——
他们是二十六个啊，
二十六个。

1924 年

蓝色窗板的矮小房屋啊，
我时时刻刻在将你怀念，
朦胧中归于沉寂的岁月
一页一页又呈现在眼前。

到如今我依然时常梦见
我家的树林、草场和麦田，
它们盖着苍灰的印花布——
这片北方的萧索的蓝天。

我现在已不再善于颂扬，
也不想在丛林深处隐藏，
但是也许我会永远具有
俄罗斯灵魂温柔的忧伤。

我曾经爱慕过那些灰鹤
唳鸣着飞向苍茫的远方，
因为在这些辽阔的田野，
它们找不到够吃的食粮。

眼中只看到白桦和野花，
还有凋萎、倾倒的柳树林，
强徒的呼哨声阵阵传来，
听见时能让人吓掉灵魂。

我也曾多么想不再爱啊，
但总是要学也学不上来，
在这块廉价的印花布下，
连故乡的恸哭我都喜爱。

正因此，还是在不久之前
青春的气息才不再荡漾……
蓝色窗板的矮小房屋啊，
我时刻都难以将你遗忘。

1924 年

波斯情歌(组诗)

我那旧日的创痛已完全平息，
醉语狂言也不再吞噬我的心。
而今我用德黑兰的蓝色花朵
在一家波斯茶馆里治疗它们。

那个肩膀滚圆的茶馆的老板
想把茶馆对俄国人炫耀一下，
他亲自来款待我，用的是红茶，
而不用露酒和浓烈的伏特加。

款待吧，主人家，可别过于殷勤。
你的花园里有着许多玫瑰花。
那秋波不会无故地向我飞来，
它们悄悄撩开了黑色的面纱。

在我们俄国不把青春的女郎
像条狗似的拴在一根链子上，
我们学接吻用不着花费金钱，

也用不着殴斗和匕首的勾当。

瞧吧，为了这女郎袅娜的身姿，
为了她如同朝霞一般的容颜，
我要送她一方设拉子的毯子，
还要送她一条霍拉桑[①]的披肩。

主人家，请把红茶浓浓地斟上，
我对你永远也不会花言巧语。
对自己，我现在可以完全负责，
而对你负责，我却是无法应许。

你不必一个劲地紧盯着房门，
反正花园里总还有一道篱笆……
那秋波不会无故地向我飞来，
它们悄悄撩开了黑色的面纱。

1924年

---

① 设拉子和霍拉桑都是伊朗城市。

在掉换一卢布的半杜曼[①]时，
我今天问过了换钱的店家：
为了美丽的拉拉，怎么说
“我爱你”这句温存的波斯话?

比风还快，比凡湖[②]流水还轻，
我今天问过了换钱的店家：
为了美丽的拉拉，怎么说
“吻我吧”这句柔情蜜意的话?

把羞怯深深地隐藏在心头，
我今天问过了换钱的店家：
为了美丽的拉拉，怎么说
她是“我的”，该怎么向她表达?

换钱的店家简单地回答我：

---

① 伊朗 1932 年以前的金币。
② 位于土耳其东部的湖，中东第二大湖。

人们不拿爱情在口头谈论，
为爱情只是在暗地里叹息，
而眼睛像宝石般明亮热情。

接吻没有什么固定的名称，
接吻又不是棺槨上的铭文。
接吻播散着红玫瑰的芬芳，
像缤纷的落英萎谢在双唇。

人们并不向爱情索取保证，
从爱情尝受着欢乐和苦辛。
唯有双手能够说:“你是我的”，
当它们揭开那黑色的纱巾。

1924 年

莎嘉奈，你啊，我的莎嘉奈!
可不是，因为我来自北方，
我要给你把田野讲一讲，
讲那月光下裸麦的波浪。
莎嘉奈，你啊，我的莎嘉奈。

可不是，因为我来自北方，
那里的月亮要大一百倍，
无论设拉子这地方多美，
总难比梁赞那平野宽广。
可不是，因为我来自北方。

我要给你把田野讲一讲。
我摘来这些裸麦的麦须，
如果你愿意，就缠在指上——
我丝毫也不会心疼，吝惜。
我要给你把田野讲一讲。

月光下裸麦的滚滚波浪

你可以从我的卷发想像。
亲爱的，寻个开心，笑笑吧，
别让我心头只是忆起那
月光下裸麦的滚滚波浪。

莎嘉奈，你啊，我的莎嘉奈!
在北方，那里也有个姑娘，
她和你简直是一模一样，
也许，她正在将我怀想……
莎嘉奈，你啊，我的莎嘉奈。

1924 年

你说过，大诗人萨迪[①]
亲吻时就只吻胸口，
看老天面上，你等等，
我总能学会这一手。

你唱过：“死姑娘不如
幼发拉底[②]的玫瑰花。”
如果我是个有钱人，
我就会换一种唱法。

我会把玫瑰花砍光，
因为我唯一的快慰，
是让可爱的莎嘉奈
比世上的一切都美。

---

① 萨迪(1203 至 1210 间－1292)，波斯诗人、作家。名作有爱情诗、哲理长诗《果园》和寓言故事集《蔷薇园》。

② 幼发拉底河，流经土耳其、阿联、伊拉克。

你别用古风折磨我，
我没有古风可遵循。
既然我生来是诗人，
就要像诗人般接吻。

1924 年

我从未到过博斯普鲁斯，
关于它，你无需向我询问。
在你两眼里我看见大海，
蓝色的火焰在那里奔腾。

我没随商队去过巴格达，
没运送过丝绸和指甲花。
俯下你那美丽的身躯吧，
让我在你膝上休息一下。

或许，无论我怎样地恳求，
我的事你永远不会动心，
尽管在名叫俄国的远方，
我是个公认的著名诗人。

我心头萦绕着手风琴声，
我听见月光下狗的吠叫。
波斯女郎啊，难道你不想，
将蓝色的远方瞧上一瞧？

我不是无聊才来到这里，
招唤我来的是无形的你。
有如两只翅膀拥抱着我，
你张开了天鹅般的双臂。

我早就寻求平静的命运，
尽管对往事我不想咒骂，
请给我随便讲点什么吧，
请讲讲你的快乐的国家。

平息我心中凄楚的琴音，
让我沉醉于美妙的气息，
好使我不再叹息和苦闷，
思念那遥远的北国少女。

我从未到过博斯普鲁斯，
但仍然能为你将它想像。
反正你的两眼有如大海，
那里闪耀着蓝色的火光。

1925 年

番红花的国度夕辉荡漾，
玫瑰在田野上轻轻摇晃。
给我唱只歌吧，我亲爱的，
唱那只哈亚姆[1]唱过的歌。
玫瑰在田野上轻轻摇晃。

设拉子笼罩着一片月光，
蝴蝶般的星群满天闪烁。
我不爱看见波斯人牵着
蒙上披纱的妇女和姑娘。
设拉子笼罩着一片月光。

她们蒙着黄铜般的身躯，
可是因为热得透不过气，
或者是为了更惹人爱怜，
舍不得晒黑了她们的脸，

---

[1] ①莪默·哈亚姆(约 1048－约 1123)，波斯和塔吉克诗人、数学家、哲学家。名作有哲理四行诗《鲁拜集》。

她们蒙着黄铜般的身躯?

亲爱的，不要和披纱结伴，
请简单地记住这句戒条。
我们的生命是如此短暂，
一饱眼福的幸运又太少，
请简单地记住这句戒条。

连命中注定的奇形怪状
都是上天给我们的恩赐，
因此实在不应该对人世
掩盖起艳丽姣好的面庞，
既然它们是造化的奖赏。

玫瑰在田野上轻轻摇晃。
心儿将另一个国家梦想。
亲爱的，我要给你唱一个
哈亚姆从不曾唱过的歌……
玫瑰在田野上轻轻摇晃。

1925 年

蓝莹莹的晴空万里无云
我走进鲜花盛开的丛林。
旅人啊，哪怕是走向青天，
你也看不到寥落的荒原，
蓝莹莹的晴空万里无云。

你行经草地像穿过花园，
奇异的鲜花在遍地开放，
你禁不住任凭你的目光，
在一丛丛石竹花上流连。
你行经草地像穿过花园。

唧唧哝哝或簌簌的声响
温柔得如同萨迪的情歌，
突然间满眼里都是月色
那令人心醉神迷的昏黄
温柔得如同萨迪的情歌。

耳边会响起丽人的低语，

轻幽得如同加桑的笛声，
在她娇躯紧紧的拥抱里
痛苦和忧虑全消散无余，
余下的只有加桑的笛声。

每一个疲惫不堪的旅人，
都在企求着这样的运命。
袭来一阵阵馥郁的香风，
我焦渴的双唇将它畅饮，
袭来一阵阵馥郁的香风。

1925 年

月亮流泻着清冷的金光，
夹竹桃、紫罗兰洋溢着芳香。
啊，淡蓝色的，温柔的国家，
在这安宁中漫步多么舒畅！

在那很远很远的巴格达，
山鲁佐德[①]曾经生活和歌唱。
而如今她已经无需什么。
悦耳的园林久久不再喧响。

大地上遥远岁月的幽灵
早已任野草盖满古墓荒坟。
你呀，旅人，别俯到石板上，
别一心想偷听死人的话声。

环顾一下吧，四周多美好：
双唇禁不住想吻一吻玫瑰。

---

① 《一千零一夜》中的女主人公。

内心中和敌人稍一妥协，
番红花就给你无限的快慰。

要生活就生活，要爱就爱。
在金色的月光下游玩、亲吻，
若是你想要向死人致意，
那也别用这种梦搅扰活人。

山鲁佐德也曾这样歌唱，
黄铜色的树叶会再度絮语。
那些什么都不需要的人，
也只有在人间将他们惋惜。

1925 年

霍拉桑有这样一户人家，
门坎上洒满玫瑰的落花，
那里住着个沉静的美人。
霍拉桑有这样一户人家
但我却进不了那扇大门。

我的手臂有足够的气力
我的头发像闪烁的黄金。
美人的声音温柔而动听。
我的手臂有足够的气力，
但我却进不了那扇大门。

我求爱的勇气毫无用处。
何必呢？我的歌唱给谁听？
如果莎嘉已经漠不关心，
我求爱的勇气毫无用处，
如果我进不了那扇大门。

我已应该回到俄罗斯去。

波斯啊！我竟然要离开你？
为了依恋生养我的土地，
我竟然要与你永远分离？
我已应该回到俄罗斯去。

再见吧，美人，再见吧，美人。
尽管我进不了那扇大门，
你也给了我美好的忧伤，
再见吧，美人，再见吧，美人。
在祖国我仍会将你歌唱。

1925 年

菲尔多西[①]淡蓝色的故乡，
你不可能这样麻木不仁，
将温柔的俄罗斯人遗忘，
还有他朴实、沉思的眼神，
菲尔多西淡蓝色的故乡。

波斯啊，我深知你的美丽，
火红的玫瑰像灯盏一样，
再次以它那蓬勃的朝气
使我思念起遥远的故乡。
波斯啊，我深知你的美丽。

今天，我是最后一次啜饮
家酿啤酒般醉人的气息。
亲爱的莎嘉啊，你的声音，
在依依难舍的惜别时分，
我也是最后一次在倾听。

---

① 菲尔多西(941－1020)，波斯诗人，名作有史诗《王书》。

可是我怎么能将你忘记?
我一生的命运飘泊不定,
但我会常常对人谈起你,
无论对亲友或对陌生人。
我永远也无法将你忘记。

我并不担心你遭逢不测,
但我留下一支俄国的歌
也许你会有忧伤的时刻,
唱起它,你就会想念起我,
我也会用歌声与你应和……

1925 年

做一个诗人，那就意味着：
如果无力和生活的真实抗争，
就撕开自己柔嫩的肌肤，
用感情的鲜血抚慰别人的心。

做一个诗人，就要将自由
歌唱，让普天下传扬你的姓名。
他不会嫉妒夜莺的歌喉，
因为他也有同样美妙的歌声。

金丝鸟摹仿别人的声音，
好像小铃铛一样可怜又可笑。
而世界需要独特的歌声
哪怕它像癞蛤蟆似的呱呱叫。

诗人去找他的心上人时，
心上人正和别人躺在包厢里，
他没把刀子插进她心口，
是因为还残留着愉快的酒意。

但是他忍不住妒火中烧，
回家时一路上大声吹起口哨，
“算啦，让我像浪子般死去，
世上的这种事我们见过不少。”

1925 年

恋人的纤手像一对天鹅，
在我金色的卷发里出没。
这世界上的每一个人啊，
都反复咏唱着爱情的歌。

这只歌我曾在远方唱过，
而如今我重又将它歌唱，
因此那饱含柔情的字眼
会使人感到如此地舒畅。

如果用整个心灵去恋爱，
心儿会变成一整块黄金，
只不过德黑兰的明月啊，
无法温暖这美妙的歌声。

我不知会怎样度完一生：
在可爱的莎嘉奈怀里死去，
还是在晚年忐忑不安地
感慨年青时歌唱的勇气？

世间的万物各有其妙处：
有的很悦目，有的很动听。
一个波斯人若不会编歌，
就永远不能算设拉子人。

对于这些歌，在人们中间，
您尽可以这样地谈论我：
“他本当唱得更温柔、美妙，
可是都只怪那一对天鹅。”

1925 年

“映照着霍拉桑的花园和围墙，
为什么月亮如此地朦胧？
好像我披着沙沙作响的雾帷
行走在俄罗斯的原野中。”

亲爱的拉拉，我曾这样地问过
深夜里默默无声的柏树，
但是成排的柏树却一言不发，
向苍天昂着高傲的头颅。

“为什么月亮照耀得如此忧伤？”
在丛林中我询问过花朵，
而花朵回答说：“你去尝受一下
簌簌作响的玫瑰的凄恻。”

玫瑰的花瓣纷纷飘落到地上，
花瓣曾给我透露过风声：
“你的莎嘉奈和别人谈情说爱，
莎嘉奈亲吻过另一个人。”

她说:“那个俄国人决不会发觉……
心儿要歌，歌儿要生命和肉体……”
因此月亮的光辉才这样朦胧，
因此它才会这样苍白而忧郁。

眼泪和痛苦，有人要，有人不要，
无情无义的事实在不少。
…………………………
然而在大地上，淡紫色的夜晚
仍然永远会这般地美好。

1925 年

愚蠢的心儿，不要这样跳！
幸福在对我们耍着花招，
唯有叫花子才乞求怜悯……
愚蠢的心儿，不要这样跳。

月亮将迷人的黄色光辉
洒上林间空地的栗子树，
我隐藏在围身的披纱里，
贴着拉拉宽松的灯笼裤。
愚蠢的心儿，不要这样跳。

有时候，我们都像是孩子，
常常会又是欢笑又悲伤：
在人间，落到我们头上的
有快乐，也有挫折和失望。
愚蠢的心儿，不要这样跳。

我曾看见过许多的国家，
我曾在到处将幸福找寻，

只不过今后我将不再去
追求我心中渴望的命运。
愚蠢的心儿，不要这样跳。

生活不曾完全欺骗我们，
我们还会汲满新的力量。
心儿啊，你尽可安睡一会，
在这里，在爱人的双膝上。
生活不曾完全欺骗我们。

也许，狂涛怒卷般的命运
偶然间也会注意到我们，
也许它会用夜莺的歌声
来回答我们真诚的爱情。
愚蠢的心儿，不要这样跳。

1925年

淡蓝色的，欢乐的国家啊，
我的荣誉是诗歌的酬报。
你轻轻地吹拂吧，海风啊，
可听见夜莺将玫瑰呼叫？

可听见玫瑰在低头弯腰，
这歌声在心中不住萦绕。
你轻轻地吹拂吧，海风啊，
可听见夜莺将玫瑰呼叫？

你是个孩子，这毫无疑问，
而我是诗人，又谁不知晓？
你轻轻地吹拂吧，海风啊，
可听见夜莺将玫瑰呼叫？

我亲爱的盖里娅，再见吧。
路上的玫瑰花往往不少，
有许多玫瑰花在低头弯腰，
但只有一朵会心地微笑。

我们一起微笑吧：你和我。
这山川和土地多么美好。
你轻轻地吹拂吧，海风啊，
可听见夜莺将玫瑰呼叫？

淡蓝色的，欢乐的国家啊。
就让我终身为诗歌效劳，
而在枝叶的浓荫里，夜莺
只为盖里娅将玫瑰拥抱。

1925 年

大海在轻声絮语，
夜色是多么清澄，
它们总这样美丽。
夜色是多么清澄，
大海在轻声絮语，
用它纯洁的双唇。

啊，月光如此明净，
让人想跃入波浪，
我并不企求安宁，
在这碧蓝的时光。
啊，月光如此明净，
让人想跃入波浪。

亲爱的，是她？是你？
双唇毫不知停息。
用流水般的亲吻，
双唇抚慰着人生。
亲爱的，是她？是你？

是玫瑰对我低语?

我不知将会怎样。
长笛欢乐地哭诉，
在身边或在何处。
夜籁声中，我瞻仰
百合花般的胸脯。
长笛欢乐地哭诉，
我不知将会怎样。

1925 年

大地的船长

没有任何人
曾将这星球管理，
没有任何人
曾经为我所歌颂。
唯有他
高举起一只手臂
宣称，这世界
是一个家庭。

对英雄的颂歌
不曾使我感到迷惑，
我不曾心潮澎湃
激动不安。
我幸福，
是因为在阴暗的时刻
我和他同命运
共存亡，
怀着同样的情感。

不单是我们，
这些一直如此
亲近的人，
就连大象
都叹为从古未有：
一个辛比尔斯克的
普通孩子
居然成了
国家的舵手。

他在惊涛骇浪中
排除艰险，
他和霭可亲
又略带威严，
按照马克思主义
他作过许多思考，
却完全列宁式地
进行了创造。

不！
这不是拉辛的狂欢！
也不是普加乔夫的
称王造反！
他没有将任何人

拉出去枪毙，
他所作的一切
全按照人的法律。

他的思想
充满着豪情，
他只是紧紧
把握着舵轮，
让浪涛在海岬上
砸成齑粉，
把轮船导向
坦荡的航程。

他是舵手
也是船长，
和他在一起
何惧狂澜壁立?
因为他的海员
是整个的党，
它来自
世界各地。

不习惯大海的人
也无需畏惧:

为了美好的誓愿，
他们会
登上陆地，
将导航的明灯
燃点。

那时将不是我，
而是另一种命运的
诗人，
在你们中间，
用另一种
新的语言
为你们高歌
赞颂斗争的诗篇。

他会说：
“唯有那个航海家
在斗争里
把心灵锤炼，
才终于为世界
将无人知晓的陆地
发现。”

1925 年

我的道路

生活在驶向彼岸。
我这从前的乡下人
回忆起了
家乡的见闻。
我的诗啊，
你平静地述说一下
我的一生。

农民的草舍，
焦油味的马轭，
古旧的神龛，
神灯低微的火焰。
多么好啊，
我还保有
童年的感受。

窗前
卷着白色的风暴。
那时我九岁，

炉炕、外婆、猫……
外婆轻声唱着
一只草原的悲歌，
有时伸着懒腰，
为一家人祷告。

风雪呼啸。
窗前，
像死人在手舞足蹈。
那时帝国和日本
在进行战争，
每个人都仿佛看见
远方十字架的幻影。

那时我还不知道
俄罗斯的罪行。
我不知道，为什么
要进行战争。
农民们，
播种和收割的
梁赞的田野，
就是我的祖国。

我只记得，

农民们怨声载道，
骂着娘，
骂着上帝和沙皇。
但回答他们的
只有天边的微笑，
还有我们那淡淡的
柠檬色的霞光。

那时我刚刚
和韵脚打交道。
一大堆感情
搅昏了头脑。
我还说：
只要过得了这个瘾，
我会为语言交出整个心灵。

遥远的年代啊，
你如今多么迷茫。
我还记得，爷爷
曾忧伤地对我讲：
“没用的事……
好吧，既然欢喜
那就写写麦子，
可还不如多写写马匹。”

那时，我满脑子
充满着迫不及待的诗情，
在神秘的静寂里
浮现过许多美梦，
我想像着，
成为有钱的名人，
还会给我树立纪念碑，
在梁赞省。

十五岁上，
我已像火一般钟情，
并甜蜜地想，
我只要独来独往，
等一到年龄，
我就要娶
这个最可爱的姑娘。

……………………

岁月如流。
岁月改变着人们，
他们脸上出现了
另一种神情。

我这个乡村的幻想家
在京城
成了最最有名的诗人。

自从害上了
作家的忧郁病，
我就到世界各国
去游历，
不因相逢而动心，
也不为离别伤情，
把整个世界当成了一场骗局。

于是我明白了
什么是俄罗斯，
什么是语言文字。
因此，愁闷
像苦涩的毒药般
钻进了我的心灵。

我是个诗人，
又有什么用！……
没有我也够糟了。
还是让我死掉拉倒，
只不过……

不会，
在梁赞你不会有纪念碑！

俄罗斯……沙皇……
悲伤……
还有贵族的高傲。
好吧！
莫斯科，你就配
不顾死活地胡闹。
咱们走着瞧，
看谁把谁打倒。

瞧吧，在我的诗里，
一群体面的
沙龙里的败类
淋了满身
梁赞母马的尿水。

不喜欢吗？
是的，你们很对：
你们闻惯了
香水和玫瑰……
可是你们吃的
这些粮食，

我们也浇过
粪肥……

又过了几年。
那几年的事件
无法
一一诉诸语言：
工人的队伍
以翻天覆地的力量
取代了沙皇。

在异国他乡
浪游得身心疲倦，
我回到了
故乡的家园。
白桦垂着翠绿的发辫，
穿着洁白的裙衫，
伫立在池塘边。

真的是白桦！
美妙的……那胸脯……
女人也没有
这样的胸脯。
人们缀着斑斑的阳光，

用大车载着裸麦，
从田间
向我走来。

他们不认识我，
把我当成过路人。
一个老婆婆
眼也不抬地走过。
我浑身感到
一阵
莫名的寒冷。

真是她吗?
她也不认识我?
算了吧，
让她过去……
没有我
她也够苦了:
她的嘴角
明明留着痛苦的痕迹。

每到傍晚，
我就低低地戴着便帽，
掩盖住

冷漠的眼神，
走去观看
荒凉的原野，
去倾听
溪流的潺声。

怎么啦?
青春已经消逝!
到时候了，
我该干点正事，
顽皮的心灵
已该唱唱成熟的歌曲。

让农村的另一种生活
用新的力量
充满我的身心，
让亲爱的俄罗斯母马，
像从前一样，
带我去寻求光荣。

1925 年

给卡察洛夫的狗

把走运的脚爪给我，瑟姆，
我从未见过这样的脚爪。
让我和你一起叫几声吧，
在静寂的夜里，在月光下。
把走运的脚爪给我，瑟姆。

小宝贝，你可别这样乱舔。
你对我总该有礼貌一点。
看来，你不懂什么是生活。
你不懂在人间生活值得。

你的主人又亲切又有名，
他家里经常是满座佳宾，
而谁都微笑着一心想要
抚摸你天鹅绒般的柔毛。

你有惊人的狗儿的美丽，
也和气，轻信得讨人欢喜。
对谁都像个烂醉的友人，

问都不问，就爬上去亲吻。

你的客人，我亲爱的瑟姆，
形形色色，而且并非全部。
但那最忧郁，最沉默的她，
恰恰就没有到这里来吗?

她一定会来，我向你保证。
我不在，你就瞧着她眼睛，
代我温柔地舔舔她手心，
为了我错了或没错的事情。

1925 年

惨淡的月色，凄楚的光辉，
无边的原野充满了哀愁，
在欢乐的少年时，这情景，
何止我怀着爱将它诅咒。

路边是成排干枯的杨柳，
大车轮子在咿呀地歌唱……
如今我无论如何都不想
再听见大车轮子的声响。

对茅舍我已经开始冷淡，
也不再喜爱炉中的火焰，
就连苹果树春天的骤雪，
也因田野的贫瘠而厌倦。

如今我心中已对另一种……
而在这痨病般的月光里，
透过石块和钢铁的建筑，
我已看见了祖国的威力。

田野的俄罗斯啊！不要再
在田野上拚命拽着木犁！
连白桦和白杨都心疼地
看着你穷困得一贫如洗。

我也不知道自己会怎样……
或许，我不适于新的生活，
但我仍希望看见俄罗斯
摆脱贫困，成为钢铁强国。

而在骤雪，雷雨和风暴里
谛听着马达隆隆的声响，
如今我无论如何都不想
再听见大车轮子的歌唱。

1925 年

别了啊，巴库！我再也不会见到你。
此刻我心中唯有恐惧，唯有忧愁。
手扪着心口，它跳动得更快，更疼。
平凡的词“朋友”给我更深的感受。

别了，巴库！别了，阿塞拜疆的绀青！
精力渐渐衰退，血液也渐渐变冷，
黑海的波涛和巴拉罕的五月啊，
我会将它们像幸福般带进坟茔。

别了，巴库！别了，如像纯朴的歌声！
我将要最后一次拥抱我的朋友……
让他像金色的玫瑰一样，温柔地，
在淡紫色的烟雾中向我频频点头。

1925 年

羽毛草在沉睡，原野真可爱，
还有铅灰色的清新的苦艾，
他乡异域，无论哪一片土地，
都不会把温暖注入我胸怀。

要知道，我们的命运都一样，
不信的话，随你去向人询问——
在俄罗斯他日子过得不坏，
有快乐，有苦恼，也有着愤恨。

月光是这般的颀长而神秘，
白杨如怨如诉，垂柳在悲泣。
但在那声声鹤唳里，任何人
都不会将祖先的土地舍弃。

而如今，当生活已经触及了
我的命运，展现出新的光明，
金色的木头房屋，不管怎样，
我仍然将是你的一个诗人。

每每到夜晚，我倚靠在床头，
常看见，像有力的敌手一样，
别人的青春将新收的谷物
抛洒到我的草地和牧场上。

而我，被别人的收成挤迫着，
依然能够尽情地放声歌唱。
就让我对一切满怀着热爱，
静静地死在这亲爱的故乡！

1925 年

亲爱的，我记得，记得
你那秀发上的光泽，
我不得不离你而去，
郁郁不乐，难分难舍。

我记得秋天的夜色，
夜幕里白桦的絮语。
那时唯愿白昼更短，
任月光将我们沐浴。

我记得你对我说过：
“美好的年华会逝去，
亲爱的，你会忘记我，
永远和别人在一起。”

今天，菩提满树繁花，
勾起我旧日的情感，
那时我给你的卷发，
温柔地洒满了花瓣。

而心儿不愿意麻木，
忧伤地将别人爱慕，
和别人一起回忆你，
像读一本心爱的书。

1925 年

——给妹妹舒拉

我不过是个人世的过客，
你朝我挥动着快乐的手，
秋天的明月也同样如此，
那光辉这般宁静而温柔。

我初次感到月光的温暖，
我初次感到清凉的愉快，
于是我重又生活和期望，
对那已经一去不返的爱。

这都是由于我们的原野，
它覆盖着砂石，盐似的白，
它布满皱纹，天然的纯朴，
还带着使人亲切的悲哀。

因此我永远也不会讳言：
爱不是单独的，不能分开，

因为我们对自己的祖国
都会产生这种同样的爱。

1925 年

听，雪橇在奔跑，听，雪橇在奔跑，
和爱人隐没在旷野多么美好。

快乐的风儿羞怯怯不敢见人，
光裸的平原上滚过一串铃声。

雪橇啊，雪橇！你是我的黄骠马！
树林里，如醉的枫树舞姿潇洒。

我们向它驰去，问了声怎么跳？
就拉起手风琴三人一同舞蹈。

1925 年

花儿对我说了声：再见吧，
深深地，深深地把头垂下，
因为我永远不会再看见
祖先的土地和她的容颜。

亲爱的，那又有什么关系！
我已看见了你们和土地，
我承受这阵阴冷的寒颤，
如同承受新的爱抚一般。

由于我领悟了全部生活，
面带着微笑，从一旁走过，
因而我每时每刻都在说，
世上的一切都在重复着。

不是一样吗，别人会来到，
悲伤不会将过去淹没掉，
余留的人和可贵的来者
将会编出更为美好的歌。

而在静寂中谛听着歌声，
我的爱和她另一个情人
说不定会偶然回忆起我，
像回忆不再重开的花朵。

1925 年

你呀，我凋零的枫树，银装玉裹的枫树，
在白茫茫的风雪中为何把腰肢低俯?

你是否看见了什么？是否听见了什么?
你仿佛是走出了村庄，要去寻欢作乐。

又像是醉醺醺的哨兵，到路上去守卫，
却陷进了深深的雪堆，冻坏了一条腿。

啊，就连我自己也实在有点支持不住，
和朋友们痛饮归来，我怕回不到住处。

我看到了一株柳树，瞧见了一棵松树，
我给它们高唱夏之歌，任凭风啸雪舞。

我觉得自己也像是这样的一株枫树，
只不过没有凋零，而依然是绿叶扶疏。

于是我失去了礼貌，傻得像一棵树木，
像拥抱别人的妻子般，抱住了白桦树。

1925 年

我是谁？是什么？只是一个幻想家，
让蔚蓝的眼神消失在烟雾里，
在人世上我仿佛和别人一样
把一生随随便便地混了过去。

我和你亲吻也同样习以为常，
因为我曾经亲吻过许多的人，
我口中诉说着情意绵绵的话，
就如同划亮火柴一根又一根。

“亲爱的”，“可爱的”，“永远爱你的人”，
而心中总是同样的一种感情。
只要是触动了一个人的情欲，
那么你当然不问他是否真心。

因此我的心灵才如此宽容地
不期待，也不企求爱情的烈火，
我的会行走的白桦啊，你生来

是为了许多的人，也是为了我。

尽管我一直在寻找心上的人，
在冷冰冰的怀抱里难以容忍，
我对你决不会有丝毫的妒嫉，
我对你决不会有丝毫的怨恨。

我是谁？是什么？只是个幻想家，
让蔚蓝的眼神消失在烟雾里，
在人世上我仿佛和别人一样
只不过随随便便地爱过了你。

1925 年

再见吧，我的朋友，再见吧。
亲爱的，你总在我的心中。
离别早已为命运所注定，
它许诺着我们今后重逢。

再见吧，无需握手与赠言，
无须忧伤，无须愁锁眉尖：
人生中，死亡本是寻常事，
但生活，自然也毫不新鲜。

1925 年

读书中文网
www.rbook.net

观者校对
2007 年 5 月 28 日
23:26:19
听听那冷雨　二校
2007 年 7 月 1 日星期日
23:03:23